



增强对外文化交流的战略定力

□ 张殿军

传播、弘扬具有当代价值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提高中国的文化软实力，事关“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所以，通过对外文化交流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不但要有充分地文化自信，还需始终保持高度的战略定力。保持战略定力是持之以恒地推进中国对外文化交流，从容应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国内形势挑战的根本要求和必然选择。

构建中国特色的对外话语体系的能力亟须提高。对外文化交流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构建一个国家的对外话语体系，增强其文化在世界的吸引力和影响力。有竞争力的对外话语体系主要取决于该国文化的思想内涵和价值理念。构建中国特色的有影响力的文化价值理念，固然要充分挖掘中华文化资源宝库，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但更重要的是以全球治理中层出不穷的新问题为导向，以创造性思维不断加强对全局性、战略性世界问题的探索和研究，并在融合世界先进文化理念的基础上，打造跨越时空、超越国度的“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来引领世界文化发展的取向。话语是靠传播载体传达的。当代世界发生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新兴传媒如网络媒体、移动通信逐渐取代广播、报纸等传统媒介而成为文化传播的主要场域和平台。新媒体技术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普及运用，不但大大拓展了文化信息传播的渠道，同时也极大地提高了文化传播的广度和深度。所以积极促进中国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构筑媒体传播新格局，应成为新形势下中国推进对外文化交流工作的当务之急。

传播话语权与创新文化，关键是厚培对外文化交流的能力。能力提高是提升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竞争力的重要一环。但由于目前对外文化工作者对旧有传播方式仍存在根深蒂固的惯性和路径依赖，知识储备不足，加之文化转换能力尤其是原创能力不强，致使中国在国际话语权上缺乏足够的竞争力和影响力。显然，只有加大对对外文化交流人才创新能力的开发与培养，积极主动地建构一套与时俱进的对外话语体系，才能有效应对西方话语的挑战与冲击，进而彻底改变中国文化对世界的影响力。

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外在体现，国家形象是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维护和拓展国家利益的一种重要手段和无形“资本”。一个良好的国家形象不但可以使国家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政治、经济收益，同时还能够减少其他国家对其发展的阻力。反之，就会招致他国的敌意和舆论挞伐，使国家的国际生存空间被大大压缩。通过对外文化交流向国际社会塑造一个“坚持和平发展、促进共同发展、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为人类作出贡献的负责任大国形象”是中国提高国家软实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国家形象不是事物内在的或本身固有的，而是文化客体对客观事物特征作出主观判断和评价后持续不断的建构而成的。国家形象的生成受到诸如文化客体、中介和文化主体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文化交流需要超越偏见和误解”。这就要求我们，在今后的传播和创新文化中着重从对外文化交流的能力上入手。

推动全球新旧文化治理体系转换。国际人文交流与全球文化治理结构紧密相关。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是二战结束以来，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按照自己的意志和国家利益需要构建起来的。如同经济、政治层面存在着不公平、不公正的全球治理结构一样，当今全球文化传播领域也存在着严重的文化霸权。美国等西方国家不但仗仗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将隐含西方“标签”的主流价值观植入国际制度性的话语霸权中，还凭借其在世界文化传播领域牢牢把控的国际议程设置权，以“普世”的名义，输出带有自己文化“印记”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恣意干涉他国内政，妄图通过“霸权治理”固化其主导下的“中心—外围”全球治理结构，最终使世界历史终结于“西方文明”。这既严重挑战了世界文化多样性，也威胁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文化主权和生存发展权。国际关系中的文化交流与合作离不开公平、合理的全球文明治理体系做支撑。也就是说，中国等世界新兴经济体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要将代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文化权益要求的价值观“嵌入”到全球治理制度中，使世界彻底摆脱西方话语霸权逻辑的束缚，重构以文化多样性为基础的全球文化治理秩序，仍然是任重而道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外文化沟通交流中，我们要保持对自身文化的自信、耐力、定力。潜移默化、滴水穿石。只要我们加强交流，持之以恒，偏见和误解就会消于无形。”对外文化交流是党和国家一项全局性、战略性的系统性工程。通过对外文化交流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不可能一蹴而就，不能急功近利，而必须保持坚定的战略定力，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唯其如此，方能真正推动中国由文化大国向文化强国的跨越式发展，为中国的和平发展打下坚实的文化软实力基础。

流淌在陕北黄土高原上的黄河文化

——承载与倾听：藏在心中的对话

□ 黑萌贵

黄河，一个简单的地理名词，孕育了中华民族千百载的文明和中国人不屈的精神。作为华夏民族的发祥地，它流经在陕北黄土高原的大地上，形成了黄

水，黄土，黄皮肤的黄河子女，与陕北特有的庄重山脉，奔流不息的黄河浑然成一体，生生不息守护在这儿，创造了灿烂的黄河文化，托举起黄河文化的博大与精彩，彰显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事实上，陕北不仅是现代史上中国

革命的圣地，更是中原农耕文明与草原游牧文明的接合部，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可以这样说，陕北也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地理文化名词，具有丰富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了解陕北文化，也是认识中华民族博大精深文化的重要方

面。在我心底，黄河不仅以她在地理方面的重要性而闻名于世，更多的，则是黄河水，哺育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她正以她亘古不竭的水流和万载不息的波涛诠释出中华民族激流勇进、不断创新的精神。

陕北农耕文化中的黄河文化

在我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中，农耕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中存在最为广泛，最为普遍的文化类型，但在黄河文化中彰显得尤为突出。农耕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生产、生活的智慧结晶，是一种从未间断的文化，它集中升华了亿万民众的实践经验、教训和成功，反映了中华民族对人与自然之间的密切相处关系、规律的认识和把握。

陕北的人住的是窑洞，它向山而凿，依山而建，“院落地下藏，声从地下来”。人们世代生活在这似洞非洞的地方，过着冬暖夏凉，起居静安的生活。几孔窑洞，一个院落，一个磨盘，一个猪圈，一个土厕所，几棵枣树就是他们生活的全部。狗儿看家，鸡儿卧树，加一条通往村庄的路，就这样走向村镇和通向外面的世界。

陕北文化是灿烂多彩的，比如，创

作的抓髻娃娃是最具代表性的，是生活文化的再现。在剪纸中那睁一眼闭一眼的陕北女子，让你感到的是理智、仁德，知生知死和为死而生的精神与灵魂。陕北婆姨的巧手，反映了这块土地的妇女那种乐观向上、追求美好、争强好胜、敢作敢为的主人心态。她们心是静的，人是忙的；她们心是热的，手脚是忙的；她们头是昂的，脸带笑容，从不停下，是忙活在生活里的强者。

以原始的纯朴，以自己放任不羁的动作，大起大落，舞得人仰马翻，加之锣鼓家什，唢呐冲天的曲调，带动着整个正月的陕北浓情。这就是“闹秧歌”。好一个“闹”字了得，如果那黄尘不飞扬腾起，那就不是陕北大秧歌。这就是“心与天地同造化，万物齐一获精神”的世界，它唤醒着这片土地，彰显着生命的不屈和万千活力。

让人动情和无限回味的，要属陕北道情和民歌了。陕北的信天游，流传最广的要属《黄河船夫曲》《走西口》《赶牲灵》等。在奔涌的黄河上，黄河艄公拉开嗓子唱出：“谁晓得，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一下子让你看到黄河人在激流奔涌的黄河上的那种大气魄，那种大勇气和势如破竹的生存意志是黄河人的生存和生命的大无畏。

陕北的信天游，坦率而纯情，露骨而纯粹，一种陕北风味的煽情，谁听谁都会感动和动情。天下的情歌没有哪处能比陕北的内容丰富，没有哪处有陕北人唱得细腻，滋润，爽心悦耳。这是黄河文化的积淀，也是心灵最真实的呐喊，是那山那水，贴山贴水的心底里的歌。

在陕北民歌中，影响巨大的是那《黄河大合唱》，这是民族气概的礼赞，是华夏民族的呐喊。《黄河大合唱》就是

借用黄河奔腾不息的怒涛，来反映抗日民众反抗外来入侵者的愤懑。事实上，这首歌在如火如荼的抗日年代中，就是起到了千军万马都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

陕北农耕文化中要表达的还有山川带给人的神秘的依赖；饮食带给人的怀旧和实在的味道；穿着带给人的地方色彩和得体款式；说书带给人的快乐以及那开场的激昂；牲灵带给人的灵性和与人共处的性格；还有那家具摆设的文化元素，转九曲，在言说着陕北人真实的生活等等。更有那一篇篇，一部部陕北文学作品中的 人物和命运交织的生动陕北语言折射的哲理，都是远古和现代交融的深邃表达，使人回味而惊叹，声声叫绝。一切的一切，它组成了一幅幅陕北人感悟生命与爱的壮丽图画。一切悄悄地开始，一幕幕的演义，顽强地延续下来的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

红色文化为黄河文化赋予顽强的生命力

中华儿女与黄河洪患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成为黄河文化乃至中华文化的突出特征，也造就了中华民族坚强不屈的品性和顽强的生命力，因此被誉为“黄河魂”“黄河脊梁”。黄河大浪滔天，一泻千里，象征着中华民族所向披靡的进取心和磅礴的创造力；黄河裹泥挟沙，奔腾前进，象征着中华民族的非凡气度和包容能力；黄河九曲连环，勇往直前，象征着中华民族的英勇气概和自强不息的精神。深受红色文化滋养的陕北，绽放出与众不同的黄河文化特色。

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于1935年到达陕北红色根据地，在延安战斗生活的十三个春秋，谱写了为了中国人民自由解放而奋斗终生的感人篇章，留下了一大批红色文物和遗迹。闻名于世的就是毛泽东率中央红军在陕北留下的那许多旧址，它告诉了世界“窑洞中有马列主义”。陕北人的包容、接纳、奉献的十三年，托起一个红色政权，支援了中国共产党，孕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在这一进程中，陕北民间文化，成为延安鲁艺文艺工作者的最大文化资

源，他们抛弃了东西洋和封建帝王文化的影响，投身到陕北民众中，挖掘出的是陕北味道的文学、文化作品，唱出了《东方红》《陕北道情》《白毛女》《李有才板话》《兄妹开荒》《夫妻识字》《黄河大合唱》等等一大批延安革命文艺。大秧歌有了新歌词，道情有了新内容，在这些作品中，充分表达了人民对领袖，对党，对政府的赞美和对美好生活的颂扬。

黄河文化融入了红色内容焕发了勃勃生机，或者说这红色文化中最应肯定的，就是群众文化的勃发，就是党

的联系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也是黄河文化内涵中最为本质的对生命的赞歌。

这样的文化直至今日，仍在陕北人民中流传，人们仍唱着那久远的歌，仍念叨着当年的毛泽东和红军，讲述着一场场动人的故事，讲解着当年那群人以及对毛泽东的热爱。陕北人民好像没有丝毫的抱怨和争其当初的伟大贡献，他们坚守在陕北，过着自己熟常而平淡的生活，历史好像从未发生过什么，黄河文化所赋予他们的那份坚韧和淡泊，是这片土地上人们最敞亮的心怀。

知青文化的出现为黄河文化绘画出绚丽的篇章

1968年，一批北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来到了陕北。这时的陕北人民，又以欢迎当年中央红军的方式热情接纳了他们，2800名北京知青被安排到13个县几十个村落，开始了住窑洞的农耕生活，成为陕北历史上的第二次大事件。

陕北人民看着这些孩子，视同自己的儿女，迎进村、送进窑、手把手，亲切无比、稀罕着、可怜着。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知道了一个外面的世界，学说北京话，对细布赞叹，对好鞋的稀罕……他们用最朴实的话语告诉你：做营生，要营营生，慢慢地来，苦日子是耐人的。上山劳动送粪担担子“少装些，走慢些，肩是慢慢压出来的，劲儿是年龄长出来的，娃娃肩嫩，慢慢打熬”，上山走路要“一步一步，不急不

慢，营营成成的，脚踏实地”。推磨要“人眼驴走，手眼都得到，才能磨好面”这些一点一滴的教诲犹在耳边。他们教你做饭，教你生火点柴。火热的日子使乡亲们和知青成了共同生活的人。

短短的两三年间，陕北文化对知青产生了巨大影响，而城市文明也开始影响着村里的乡亲们。娃儿们刷牙了，村里卫生变化了，而最为值得一提的是，对知识的尊重是北京知青感到最意外的事情，陕北人的尊师是那么的虔诚。现代京剧《红灯记》《智取威虎山》，陕北人也开始京不京、陕不陕地唱起来，北京学生的洋歌曲和舞蹈也上了乡村的土台子。秧歌中也有了知青的影子，知青也用陕北话拉话了，陕北道情中的哥哥、妹妹也被大胆地唱了起来。我想这

是从语言到生活的哲理，让知青青春的热血再一次血性的爆发，锤炼了他们的思想，在北京知青人生记忆中，有了那份天下穷人的苦难经历，有了一份责任和信念。

陕北老乡和陕北的贫瘠，陕北的民间风俗，陪伴着这帮知青，在这块土地上一天一天地劳作着，留下了一生一世都扯不断的情结。当知青们一一离开陕北时，吃的是百家饭，乡亲们一直送到村口，乡亲们不明白怎么来了，又怎么走了。但他们心中是有数的，理明世事的，是陕北人的大智慧。

有人说，陕北人民是北京知青的再生父母，现在的北京知青所具有的一切，都来自这根脉的营养和基因，此话一点都不错。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我

是黄土地的儿子》中回忆说，15岁来到黄土地时，我迷惘、彷徨；22岁离开黄土地时，我已经有着坚定的人生目标，充满自信。作为一个人民公仆，陕北高原是我的根，因为这里培养出了我不变的信念：要为人民做实事！

是的，正是受陕北农耕文化的影响，在他们心中深深的留下历史烙印，收获了有别于他人的独特见解，心中播下了终生受用的种子，影响着中国的未来。

罗宾说：“人心中有条河，一条是原始的，一条是现代的人文的”。陕北人心中的河就是黄河，我们从此点出发去寻找，可以说我们追求到本源，同时知道了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正如陕北人吼一声：“心静的哩，人忙的哩”。这应该是黄河文化博大精深的重大所在。